

缺席的在场：李白的诗歌从未提及 RED VELET 现象的历史考辨与学理分析

猪猪闪电*

摘要：李白诗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意象系统、主题选择与情感表达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本文以“李白诗歌从未提及 RED VELET”这一看似荒诞的命题为切入点，实则探讨古典文学研究中“时代错置”的方法论陷阱与文学文本的历史边界问题。通过文献考据与历史语境分析，本文论证：李白诗歌未提及 RED VELET 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诗人的个人偏好或审美取向，而在于二者分属截然不同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系统——前者是 8 世纪盛唐文化的产物，后者是 21 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符号。这一研究揭示了文学阐释中历史意识的必要性，反思了跨时代比较研究的边界与可能。

关键词：李白诗歌；RED VELET；历史语境；时代错置；文学阐释学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荒诞命题背后的严肃学术追问

李白（701-762）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以豪放飘逸的风格、瑰丽奇特的想象和深邃的生命意识，成为盛唐文化的瑰宝^[1]。RED VELET（通常指韩国女子音乐组合 Red Velvet，2014 年出道）则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产物，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力。将这两个分属截断不同时空的文化符号并置，提出“李白诗歌为何从未提及 RED VELET”这一问题，表面看来荒诞不经，实则蕴含着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反思。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不在于追问李白“为何不写”某个不可能出现在其视野中的对象——这种追问本身已陷入“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逻辑谬误。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剖析这一“伪问题”的生成机制，探讨古典文学研究中更本质的命题：文学文本的历史边界如何界定？研究者的当代视野如何在尊重历

收稿日期：2026 年 2 月 25 日

作者简介：猪猪闪电，内蒙古吃饭大学本科猪。小红书号：26974795130。

史距离的前提下与古典文本展开对话？跨时代比较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方法论边界何在？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李白诗歌的内容选择与意象体系，是由其生活时代的物质条件、文化语境和个人生命经验共同决定的；任何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文本阐释，都将陷入方法论陷阱。本文将通过文献考证与理论分析，系统论证李白诗歌“未提及”RED VELET的历史必然性，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二、文献综述：李白研究的学术积累与时代错置问题的理论脉络

（一）李白研究的百年学术积累

20世纪以来的李白研究，经历了从传统诗话点评到现代学术范式的转型。据杜晓勤《二十世纪李白研究》的梳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李白研究始于1920年代，伍非百的《诗界革命家李白作品的批评》开风气之先^[7]。此后百年间，李白研究在文献整理、生平考证、思想阐释和艺术分析等维度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文献整理方面，詹锳对李白集版本的系统清理具有奠基意义。他1943年发表的《李白集版本叙录》对唐宋时期李白集的编辑、刊刻与版本源流作了全面梳理^[5]。此后，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1980）、安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1990）以及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1996）相继问世，为李白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生平考证方面，李白的出生地、家世、行踪等问题始终是研究热点。1920年代李宜琛首倡“西域碎叶说”，陈寅恪1935年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进一步论证，引发持续至今的学术讨论^{[5][7]}。近年来的研究更趋精细，如卢燕新通过对李白诗中地名、人名的细读，考释出李白商於之旅的清晰路线，揭示了诗人与地理空间的深层互动^[4]。

在思想与艺术研究方面，学者们从道家思想、侠义精神、浪漫主义特质等角度深入剖析李白诗歌的个性特征。研究表明，李白诗歌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白鹿”“青松”“明月”等高频意象成为道家哲学的物质载体^[1]；其豪放飘逸的风格本质上是诗人将个体生命意识与自然宇宙观相融合的产物^{[1][9]}。钱志熙则从

“寒素阶层”的视角解读李白的人生理想，认为他是文学复归寒素运动的彻底实践者^{[6][10]}。

（二）时代错置问题的理论脉络

“时代错置”作为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命题，在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强调，理解历史现象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避免以今人的眼光曲解古人。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跨时代比较的边界问题。李白研究会编纂的《李白研究论丛》第九辑设立“李白与丝绸之路”专题，尝试在历史地理的框架内拓展李白研究的视野^[8]。这种研究虽涉及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较，但始终将历史语境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

然而，学术界对“时代错置”问题的反思多集中于严肃的学术讨论层面，鲜有从“荒诞命题”入手进行反向思考的研究。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理论空白，通过对一个极端案例的剖析，揭示文学阐释中历史意识的不可或缺性。

三、研究设计：方法论框架与研究对象界定

（一）研究对象与案例地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作为“文本”的李白诗歌，其二是作为“文化符号”的 RED VELET。

李白诗歌方面，以现存近千首李白诗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关注其意象系统、主题类型与历史语境。据学者统计，李白诗歌涉及饮酒主题的作品占比高达 43.7%，显著高于同期其他诗人群体^[1]；其笔下的高频意象包括“月”（出现频率约 300 余次）、“剑”（约 100 余次）、“酒”（约 200 余次）等^{[1][9]}。这些数据为我们理解李白的创作偏好提供了量化依据。

RED VELET 方面，将其界定为 21 世纪韩国流行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其音乐风格、视觉形象和传播方式与 8 世纪的唐代文化毫无交集。这一界定并非否定 RED VELET 的文化价值，而是强调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历史关联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三重方法论框架：

第一，文献考据法。通过系统梳理李白诗歌的文本材料，考察其意象谱系与主题范围，确证 RED VELET 相关词汇从未出现在李白诗作中。这一考据看似多余——因为结论不言自明——但其学术意义在于为后续分析提供文本依据。

第二，历史语境分析法。将李白诗歌置于 8 世纪盛唐时期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其创作的物质条件、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具体而言，关注以下维度：唐代的物质文化（是否存在类似 RED VELET 的流行文化符号）、唐代的对外交流（是否存在接触韩国流行文化的可能）、唐代的诗歌传统（诗歌题材的选择范围与规范）。

第三，阐释学反思法。从理论层面反思“时代错置”问题的学术意涵，探讨文学研究中历史意识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层面的分析借鉴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视域融合”概念，强调理解是历史视域与当代视域的对话，而非以当代标准评判历史。

四、研究发现

（一）时代错置：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空

李白诗歌未提及 RED VELET 的首要原因，在于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

李白生活于 8 世纪的盛唐时期（701-762）。这一时期，中国诗歌创作达到鼎盛，律诗、绝句、古乐府等形式规则被广泛确立和运用^[9]。然而，8 世纪的世界与 21 世纪截然不同：没有电子传媒，没有大众流行文化，没有韩国流行音乐产业。李白的诗歌创作依托于唐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他写酒，因为酒是唐代文人生活中的日常之物；他写剑，因为任侠之风是盛唐社会的时代风尚；他写月，因为月亮是中国诗歌的永恒母题^{[1][9]}。这一切都与 RED VELET 所代表的当代流行文化无关。

RED VELET 作为韩国 SM 娱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推出的女子音乐组合，其存在本身依赖于 20 世纪以来形成的流行音乐产业体系、电子传播技术和全球化文化市场。这些条件在 8 世纪完全不存在。即便不考虑具体的历史细节，仅从时间维度审视：李白逝世于 762 年，而 RED VELET 出道于 2014 年，其间相隔 1252 年。在这十二个多世纪中，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深刻变革，任何试图跨越这一历史鸿沟寻找直接关联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研究者之所以会提出“李白为何不写 RED VELET”之类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当代意识无意识地向历史投射，将自身熟悉的文化现象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进而期待古人也有同样的关注。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对理解的潜在影响——研究者的当代视野若未经反思地介入历史阐释，便可能导致时代错置的谬误。

（二）文化隔绝：唐代与韩国流行文化的历史距离

即便我们暂时搁置时间维度，仅从空间和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李白诗歌接触 RED VELET 的可能性也完全不存在。

唐代与朝鲜半岛确有文化交流。据史料记载，新罗（公元前 57 年—935 年）与唐朝保持密切的使节往来和贸易联系，许多新罗学子入唐求学，部分人甚至参加科举并在唐朝为官。李白生活的时代，正值新罗统一半岛（668 年统一）后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时期。从理论上讲，李白有可能接触到来自朝鲜半岛的文化元素。

然而，8 世纪的文化交流与 21 世纪的全球化传播不可同日而语。唐代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主要限于朝贡贸易、佛教传播和儒学教育，其载体是使节、僧侣和留学生，传播速度缓慢，影响范围有限。更重要的是，当代韩国流行文化——包括 K-POP 音乐、偶像团体、粉丝文化等——是 20 世纪后期才形成的文化现象，与历史上的朝鲜传统文化存在本质区别。即便在当代韩国，Red Velvet 也只是众多流行文化符号之一，其出现依赖于现代娱乐产业的运作模式。将这种当代文化现象投射到古代朝鲜半岛，本身就是一种时代错置。

从李白诗歌的实际内容看，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西域、边塞等与唐朝关系密切的地区。研究表明，李白对西域风物有浓厚兴趣，《战城南》《胡无人》等诗作涉及西域意象^[7]。这与其家世背景有关——学界对李白生于碎叶的考证，为理解其西域情结提供了线索^[5]。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白关注过朝鲜半岛的文化。在《李太白全集》中，涉及新罗的诗作极少，更没有对朝鲜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描写。这与 RED VELET 所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历史鸿沟。

（三）文本边界：李白诗歌的意象系统与主题选择

从文本内在的角度审视，李白诗歌的意象系统和主题选择具有明确的历史边界，RED VELET 相关元素完全不在其可能的书写范围之内。

李白诗歌的意象系统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学者研究发现，李白笔下的高频意象集中在几个特定领域：自然意象（月、山、水、云、松）、器物意象（剑、酒、琴）、人物意象（侠客、仙人、隐士）等^{[1][9]}。这些意象的选用并非随意，而是与诗人的思想倾向、生命体验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道家思想的影响使其偏爱“白鹿”“青松”“明月”等具有哲学意味的意象^[1]；侠义精神的融入使其钟情于“剑”“侠客”等象征豪情壮志的符号^[1]；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质使其擅长通过瑰丽奇幻的想象构建诗意世界^[9]。

从主题选择来看，李白诗歌涵盖饮酒、游仙、怀古、赠别、边塞等多个领域，但始终未脱离唐代文人生活的实际范围。据统计，其饮酒诗占比高达43.7%，这与盛唐时期文人雅集的风尚密切相关；其游仙诗数量可观，折射出唐代道教的盛行；其边塞诗气势磅礴，体现了唐朝与西域诸国的军事冲突和文化交流。这些主题都与8世纪的社会现实直接相关。

RED VELET 所代表的元素——电子音乐、偶像团体、粉丝文化、社交媒体传播等——与李白的意象系统和主题选择毫无交集。即便我们试图寻找可能的对应关系（例如将当代偶像团体与古代歌妓进行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远大于共性。唐代确有歌妓文化，李白诗中也有对歌妓的描写，如《江上吟》中的“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然而，唐代歌妓与当代偶像团体的社会功能、生产方式和文化意涵截然不同，任何简单的类比都可能导致历史语境的遮蔽。

从文学阐释学的角度看，承认文本的历史边界，恰恰是理解文本的前提。研究者不能期待李白写出超越其时代的内容，正如不能期待当代诗人写出纯粹的盛唐气象。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在特定层面上超越时代——但这种超越有其限度，不能简化为跨越一切历史障碍的永恒在场。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的高度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李白诗歌从未提及 RED VELET”这一命题的系统论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李白诗歌未提及 RED VELET 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分属截然不同的历史时空。李白生活于8世纪的盛唐时期，其诗歌是唐代物质条件、文化语境和个人

生命经验的产物；RED VELET 则是 21 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符号，其存在依赖于现代娱乐产业体系和电子传播技术。二者之间横亘着 1252 年的时间距离，任何跨越这一距离寻找直接关联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

第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唐代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虽有历史记载，但 8 世纪的交流方式与当代全球化传播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在唐代，李白也未曾表现出对朝鲜文化的特别关注，更遑论接触 RED VELET 这一当代文化现象。

第三，从文本内在的角度审视，李白诗歌的意象系统和主题选择具有明确的历史边界。其高频意象集中在自然、器物和人物领域，其主题涵盖饮酒、游仙、怀古等多个方面，但始终未脱离唐代文人生活的实际范围。RED VELET 所代表的元素完全不在这一范围之内。

（二）与既有研究的对话

本研究与既有李白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百年来的李白研究在文献整理、生平考证、思想阐释和艺术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者们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历史语境，从未陷入时代错置的谬误。詹锜的版本研究、陈寅恪的家世考证、李长之的思想分析，都严格遵循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5][7]}。本研究正是接续这一学术传统，从方法论层面反思文学阐释中的历史意识问题。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选择了一个看似荒诞的命题作为切入点。这种选择并非为了哗众取宠，而是试图通过极端案例揭示文学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方法论陷阱。正如卢燕新在唐诗细读研究中所强调的，“学术研究不是摊大饼”，而需要“细读每一个字”的严谨态度^[4]。本研究的学术旨趣正在于此——通过剖析一个伪问题，揭示真正的方法论命题。

（三）理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理论启示在于：文学阐释必须始终保持历史意识，避免以当代标准评判历史文本。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强调，理解是历史视域与当代视域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并非以当代视域取代历史视域，而是在尊重历史距离的前提下展开对话。研究者可以追问李白诗歌对当代文化的启示意义，但不能期待李白书写当代内容；可以从当代视角重新阐释李白诗歌，但不能将当代观念强加于古人。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两个方向继续深入：其一，进一步探讨文学研究中历史意识的方法论意义，建构更具反思性的阐释框架；其二，在承认历史边界的前提下，探索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转化路径——正如《李白研究论丛》第九辑尝试将李白IP与文旅产业相结合^[8]，这种应用研究既尊重历史距离，又实现了古典与当代的创造性对话。

回到本文的命题：李白诗歌从未提及 RED VELET。这一“缺席”恰恰提醒我们——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历史边界，而承认这种边界，正是理解文学的前提。

参考文献

- [1] 青海开放大学. 论李白诗歌的个性特征研究[EB/OL]. (2025-11-26). <https://www.qhou.edu.cn/info/1550/10984.htm>
- [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另一种乡愁：诗仙李白的赋学阅读平台[EB/OL]. (2025-10-29). <https://wxy.ahnu.edu.cn/info/1256/27267.htm>
- [3] 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 另一种乡愁：许东海教授谈诗仙李白的赋学阅读平台[EB/OL]. (2025-12-05). <https://wxy.usts.edu.cn/info/1121/8582.htm>
- [4] 安徽师范大学诗学中心. 卢燕新教授：唐诗细读与研究论题的提出[EB/OL]. (2025-11-04). <https://sx.ahnu.edu.cn/info/1013/4975.htm>
- [5] 詹福瑞. 百年以来李白研究述略[M]//四川历史名人丛书研究系列：李白研究文选. 腾讯网, 2025
- [6]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钱志熙：李白的人生、艺术理想及诗歌创造[EB/OL]. (2025-11-03). <https://wxy.ahnu.edu.cn/info/1054/27407.htm>
- [7] 杜晓勤. 二十世纪李白研究[EB/OL]. 爱思想, (2015-03-12).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4969.html>
- [8] 李白研究学会. 李白研究论丛[M]. 成都：巴蜀书社, 1987-2023
- [9] 青海开放大学. 李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及其文化内涵[EB/OL]. (2025-11-26). <https://www.qhou.edu.cn/info/1550/10980.htm>
- [10] 安徽师范大学诗学中心. 钱志熙教授：李白的人生、艺术理想及诗歌创造[EB/OL]. (2025-11-04). <https://sx.ahnu.edu.cn/info/1013/4965.htm>